

陈山榜 邓子平 / 主编

颜李学派文库

6

颜习斋和杜威哲学思想及
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

颜李学派

河北教育出版社

保定市文化建设优秀成果

陈山榜 邓子平 / 主编

颜李学派文库

6

颜习斋和杜威哲学思想及
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

颜李学派

河北教育出版社

总目录

颜习斋和杜威哲学及 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	郑世兴 1781
颜李学派	姜广辉 1981

颜习斋和杜威哲学及 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

郑世兴

目 录

自序	(1787)
上篇 颜习斋和杜威生平及基本思想的比较	
第一章 习斋和杜威生平的简介及比较	(1788)
第一节 习斋传略	(1788)
第二节 杜威传略	(1791)
第三节 习斋和杜威思想渊源、时代背景及生平的比较	(1796)
第二章 习斋和杜威基本思想的比较	(1803)
第一节 肯定传统和反对传统	(1803)
第二节 民族思想和民主思想	(1808)
第三节 人文主义和唯实主义	(1812)
第四节 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1818)
中篇 颜习斋和杜威哲学思想的比较	
第三章 习斋和杜威宇宙论的比较	(1822)
第一节 气一元论和主观经验	(1822)
第二节 变动宇宙和历程宇宙	(1827)
第四章 习斋和杜威宗教思想的比较	(1833)
第一节 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	(1833)
第二节 实用信仰和科学信仰	(1837)
第五章 习斋和杜威人性论的比较	(1843)
第一节 先天禀赋和社会产物	(1843)
第二节 人性唯善和性无善恶	(1845)
第三节 环境决定和人性可变	(1848)

第六章 习斋和杜威方法论的比较	(1853)
第一节 执两用中和折衷主义	(1853)
第二节 习行方法和科学方法	(1858)
第七章 习斋和杜威知识论的比较	(1866)
第一节 行以求知和知行合一	(1866)
第二节 哲学之知和科学之知	(1868)
第八章 习斋和杜威道德论的比较	(1878)
第一节 行为动机和行为结果	(1878)
第二节 中土德目和西方德目	(1880)
第三节 绝对道德和相对道德	(1885)
第四节 习俗道德和反省道德	(1887)
第九章 习斋和杜威人生论的比较	(1891)
第一节 兼顾义利和倾向功效	(1891)
第二节 淑世态度和改进主义	(1892)

下篇 颜习斋和杜威教育思想的比较及结论

第十章 习斋和杜威教育概念的比较	(1896)
第一节 价值概念和生物概念	(1896)
第二节 预备概念和生活概念	(1898)
第十一章 习斋和杜威教育目的及目标的比较	(1902)
第一节 明确目的和隐晦目的(上)	(1902)
第二节 明确目的和隐晦目的(下)	(1908)
第三节 固定目的和变动目的	(1911)
第四节 通才目的和专才目的	(1916)
第五节 将来生活和现在生活	(1918)
第十二章 习斋和杜威教育内容的比较	(1924)
第一节 固定课程和弹性课程	(1924)
第二节 通才科目和专才科目	(1926)
第三节 古典教科和新式教科	(1929)
第四节 五育具备和侧重不同	(1931)

第十三章 习斋和杜威教育方法的比较	(1937)
第一节 传统教法和创新教法	(1937)
第二节 习行习动和从做中学	(1945)
第三节 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	(1951)
第十四章 习斋和杜威道德教育的比较	(1958)
第一节 善良品格和良好行为	(1958)
第二节 道德教科和不设教科	(1959)
第三节 旧式方法和新式方法	(1961)
第十五章 结论	(1973)
第一节 习斋和杜威生平及其思想相似之处	(1973)
第二节 习斋和杜威生平及其思想相异之处	(1976)

自序

二十余年前，作者于撰写硕士论文《颜习斋教育思想之研究》一文时，即见先贤梁任公及胡适之诸先生，于其论著中提到颜习斋和杜威的思想多所相似之处。惟彼等均未加深论，当时内心即酝酿着拟将颜、杜二氏的哲学及教育思想作一比较研究，惟多年来限于学力，未敢贸然从事。四年前承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教育组丛书编辑召集人、台湾师范大学前校长郭为藩先生之邀，约请参与撰写丛书计划。该计划特别强调以比较研究的方式，求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深合作者心意，遂不辞谫陋，作一尝试，借此自我砥砺。数年来曾多方搜集资料，不断构思钻研，探索比较，并在文复会及郭校长的督促和催生下，逼出了这本小册子。该书的问世，一方面加强了作者一向的信念：“文章是逼出来的道理”；一方面又感到十分惶恐，作者才浅学疏，加之平日课务繁忙，公私琐务羈身，未能专心致力于斯，内容有欠充实，而且匆促付梓，疏漏之处更在所难免，尚祈教育界先进赐予指正。

此外，尚须一提的是：杜威一生，论述之丰，中外罕匹，即著作一项已达数十种，而文章更多达数百篇，以作者课余有限的时间，欲搜集齐全并详阅精研实属不易，除将杜氏具有代表性及足资比较的著述，尽量予以参阅外，其中若有中文译本，为节省时间，则大部采用其译文。又参考和引证的直接和间接资料甚多，引用之时或有疏忽，偶而未注明出处，作者不敢掠美，均于书末将参考书籍列出，以平添光彩，并表谢意。

郑世兴 序于台湾师范大学

一九八四年八月

上篇 颜习斋和杜威生平及基本思想的比较

第一章 习斋和杜威生平的简介及比较

第一节 习斋传略

颜习斋是我国清朝有卓识而大胆的思想家和实行家。他和他的弟子李恕谷，史称“颜李学派”。习斋的哲学和教育思想不仅在清朝的学术界别立一说，而且对于我国现代的教育也多启示。

颜习斋讳元，字易直，又字浑然。直隶保定府博野县北杨村人。生于明朝崇祯八年（一六三五年），逝于清朝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年），享年七十岁。

习斋一生，孤苦无告，困苦劳顿。父名泉，因家贫而被蠡县刘村朱翁九祚收为养子，遂姓朱成为蠡县人。母王氏。习斋四岁时，清兵入关，父被掳至辽东，自此音讯断绝。十二岁时，母亲被迫改嫁，此后习斋更为孤苦，只得依靠朱氏为生。朱翁有侧室杨氏，生子名晃，生性刻薄，和习斋不和，曾挑唆朱翁百般虐待习斋，并把他赶出家门。习斋生性仁厚，不仅不和他计较，而且将田产让给他，并替他偿债。习斋起初不知道父亲由朱家收为养子，其后朱媪病逝，由于感念祖母恩深，又痛父流亡在外不能回来料理丧事，遂代父行子职，因哀伤过度而病重，一朱族老翁见他可怜，乃告他实情，习斋听后大感惊讶，遂潜返到其母住处查问自己身世，才确定自己不姓朱。三十六岁时，才到父乡博野访问，祖母张氏仍然健在，年已八十。习斋悲喜交集，族人欢留，次日始回。本族叔父羽洙答应习斋归宗，过了三年，朱翁死，

习斋乃归返博野恢复颜姓。习斋早年曾立志到关外寻父，因侍奉祖母未能如愿。归宗后，不巧遇上三藩变乱，塞外骚动，习斋又想为父母立一后嗣，以致耽延数年。五十岁时，方才成行。他到处张贴寻父的报帖，历尽艰难困苦，直到出关的第二年，遇到一金氏妇人，探询之下才知道是其父在辽东时续娶所生的女儿，得知其父已死去多年，于是乃招魂奉主而归。

习斋聪慧过人，勤学不懈。幼年时，读书二三次就能不忘。九岁时，朱翁给他钱买饼饵，习斋却拿去买纸笔。十二岁时，就能调解师门内难，委曲求全，由此可见习斋天性颖慧，在童蒙时代已露端倪。习斋幼年时曾学过神仙导引术，不久知其虚妄，遂更励志向学。十六岁时，朱翁为他谋贿入学，他哭而不食说：“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注一)于是朱翁不得不作罢。参加县试，策问弭盗安民，习斋对答如流，县幕客大为惊奇，试四书，文章也作得很好。十九岁那年，朱翁为躲避官司逃离家庭，官府逮捕习斋，他在狱中读书习文如故，文章更有进步，塾师赞叹说：“是子患难不能乱，岂凡人乎？”^(注二)凡此皆可见习斋禀性不凡，才华卓越，其后有所创见，决非偶然。二十一岁时得读《通鉴》，为之发愤忘食，自此遂绝意科举。又观史书，至夜半不忍舍。其好学精神，由此可见。

习斋出身乡野，因家贫，亲自耕田灌园，饮食粗粝，不以为苦。为养老计，又去学医。习斋喜爱习武，学兵法，探究战守机宜，往往彻夜不睡。他不仅长于兵法，又善骑射技击，允文允武。习斋一生刻苦耐劳，注重实行的性格，就是从这种生活中锻炼出来的。

习斋二十四岁开始设家塾教弟子，名他的书斋为“思古斋”，自号“思古人”。著《王道论》，后改名为《存治编》。

习斋天性善良拘谨，非常注重修养。奉事朱翁媪至孝。随时敬进可口食物，虽然辛苦，却毫无怨言。朱翁媪生病，为之祷告医神先祠，侍奉药饵饮食，惟恐不敬。朱媪病逝，痛哭到眼泪和鼻血齐流。下葬时，触棺呼号几乎昏倒。年五十寻父归来后，寝苫枕块，不食美味，可见其孝思的纯笃。习斋律己极严。每年元旦，必将一年的常仪常功书写于日记首，以便实行，常仪常功，逐年酌定。曾和郭敬公组

织文社；又和王法乾相约十天一会，以相互劝学或规过劝善。记日记，记载身心言行得失，绝不文饰，虽小小过错也不遗漏。平时从善如流，改过不吝，王法乾和弟子李恕谷就时常规劝他的过失，他无不欣然接受。习斋以礼为修养的最高准则，一举一动不越礼，习恭习礼，终身不懈，生平每一事必以尧舜周孔作榜样，周旋必中规，盛暑未尝脱去衣冠，病重时，坐起来时还忘不了穿戴衣帽。

习斋的学术思想无直接师承，多得力于自学自习，他的思想曾经历三次较大的转变：在他二十四岁以前，心志未定，没有显明的宗法，所学非常驳杂，当时他所学的有运气术、天象、地理、兵略、兵法、医术和技击等，要皆以实用为主。二十四岁时，他从友人处得到《陆王要语》，开始和陆王的心学接触，深为喜好，颇有志继承其遗绪，于是改宗陆王，这一时期虽短，但对习斋一生的思想影响很大，其后尽管他激烈攻击王阳明，但在他后期的思想中，仍然不时浮露，隐然可见。二十六岁，他乃转信程朱，研究《性理大全》，信仰甚为深笃，曾一度称朱子为真圣人，成为程朱的崇拜者。在这时期，他每日必抽空静坐，别人的讽刺他都不理会。三十四岁义祖母去世时，他因守礼才发现朱子家礼不合人情，校以古礼因而觉悟到宋明理学的空泛，不合孔孟的说法，自是对理学开始有了反感，逐渐步入独立的思想阶段，由崇奉宋明诸儒变为排斥宋明诸儒，因作《存学》、《存性》、《存治》、《存人》等编，以明行周孔之道为己任，惟这时习斋对于周孔之道尚缺乏坚强信心，而对于宋明儒学说尚未尽弃，也不敢极端攻击，不过，这次的大转变已确定习斋一生学术思想的路线，他改思古斋为“习斋”，实行他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的原则，率领弟子实行孝弟忠信，每日习礼、习乐、习射、习书数，研究兵农水火诸学。四十一岁时，及门弟子日多，乃申订教条，对于教育目的、教材、教法及道德教育等，均有规定。五十岁时南游中州，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注三）}。深受刺激，终于激起他对理学的反动，反对宋明儒更趋激烈。而且交游稍广，学术精进，思想更趋成熟，名声洋溢。六十岁时肥乡郝文灿来问学，邀请习斋前往主持漳南书院，他力辞，经三聘始接受邀请，于是将他的一生怀抱的文武合一的教育理想，付诸实施。在漳南书院中

他实施分科教学，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四斋，規制甚宏，闻风来学者甚多，只可惜不到半年，因漳水泛滥，校舍被淹，他只得辞职归里。

习斋生长于穷乡僻壤，生性兀傲严肃，不易和人接近，而足迹更少走出闾里，因而他的学说流传不广。所幸他有高足李恕谷，性情开朗，交游颇广，而且喜欢远游，西至关中，南至吴越，都有他的足迹，对习斋学说信仰深笃，每有所言必称习斋，又能加以补充发扬，故习斋的学说和名声，也因恕谷而远播。王源才气不可一世，自和恕谷结交以后，深受他的感动，以五十岁的老名士，居然亲拜习斋门下为弟子，由此可见恕谷感召力之大。因此，颜李学派虽然创自习斋，而习斋的学说却因恕谷而阐明、而流传。习斋的思想虽然影响不大，但因其哲学和教育思想别立一说，而且和现代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及教育思想颇多契合，而对现代教育也多启示，因而后代赞扬和阐述其思想者，不乏其人，如胡适之和梁启超等，都是其中的较著者。民国初年，习斋和恕谷并从祀文庙，其后又有四存中学和四存学会的成立，有人说习斋思想至恕谷而中绝无闻，其实正在方兴未艾。

习斋注重实行而不喜读书，故他的著作较少。他所著只有《四存编》、《四书正误》、《习斋记馀》等书，语录则是他弟子抄集的。

第二节 杜威传略

杜威(John Dewey)是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的大师。实验主义是杜威用以指他的哲学两个基本名词之一，杜威全部哲学的主要名称，便是实验主义，因为他的哲学基础便是他的“实验的哲学”。他并以此名词别于皮耳士(Charles Saunders Peirce 1839—1914)的 Pragmatism 和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的 Pragmatism，因皮、詹二氏受培根的治学方法注重实证科学的研究，而不愿意作形而上的讨论的影响，倡导“不谈本体，只求效用”一个原则，去建设成一种所谓“实用主义”。不过，杜威的治学方法，有时还涉及“本体论”的问题，因此，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非就是皮、詹实

用主义哲学,所以杜威自己不愿意采用“实用主义”一词,而另用“实验主义”去形容他自己的哲学^(注四)。杜威哲学的另外一个基本名词是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这是他最先用的名词,其后,虽未放弃或否认,但在晚年却不喜用它,因其易被人误解为唯物主义。

杜威于一八五九年生于美国东北部华蒙特州(Vermont)的一个小镇柏宁顿(Burlington)。柏镇是一个风景优美、生活淳朴的农村,当时人口只有一万多人;又是一个没有阶级,直接实行民权的民主风气甚盛的社会。杜威童年就在这种充满自由和民治精神的农村环境中生长,所以杜威自小就浸润在民主生活中,心理上早就孕育有民主的习惯。其后,又受民主主义思潮的激发,所以他的一切言论和著作,能够充满着自由民主的气息,那是很自然的。

杜威先祖为英格兰人。其六世祖迁美,居麻省(Mass),五传至杜威之父始迁到柏宁顿镇。父斯勃朗格杜威(Archibald Sprague Dewey),一度从军,其后经营杂货,颇有文学修养,对杜威并不存有厚望。母雷芝(Rich)名露茜娜(Lucina),出身较高门第,对他课教甚严,杜威能够受到高等教育,这与母亲的鼓励和影响有关。杜威家庭环境小康,和父母相处融洽,全家过着朴实和睦的生活。

杜威身材高瘦,黑眼珠,白头发,戴眼镜,质朴,不拘小节,曾和人约会,往往早到或迟到一天。他的口才并不锋利,可说有点木讷,文辞也很艰涩。

杜威天资聪慧,声誉显赫,名满天下。八岁入亚启柏德(Archibald)小学,十二岁毕业,因学业超群,因而能超级升班,于四年内即完成小学教育。十三岁入罗西纳(Lucina)中学,十六岁毕业,因学力优越,故能于三年内完成四年课程。是年即入华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一八七九年毕业,得文学学士。当他进入华大之后,前三学年因耽于课外读物,成绩并不突出,到了第四学年时,学业突飞猛进,放射前所未有的光辉。不仅由此名列前茅,被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选为会员。嗣后受聘赴宾州(Pennsylvania)南石油城(south Oil City)乡间中学任教两年。一八八二年杜氏二十三岁,入约翰·霍浦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研究所,主

修哲学，两年后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一八八四年秋在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任哲学讲师，后升为助教授，在此校共四年。一八八八年春仍在密大任教。秋受聘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为哲学教授。次年又回密大，任哲学系主任，直至一八九四年为止。一八九四年秋，氏三十五岁，转到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任教，其后并被聘为哲学心理及教育系主任，任职达十年之久。一八九六年他在芝大创办实验学校(The Laboratory School)，后又称杜威学校(Dewey School)，开始时只有初等小学校，后来一直办到大学预科。他的教育理想、种种原理及观念，就在这个实验学校开始实地试验。一九〇二年，芝大将预备学校和教员实习学校归并，合称为教育学院，请杜威任院长。一九〇四年，氏四十五岁，转任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Columbia)哲学教授，直至一九三〇年杜氏七十一岁为止。在这期间，除在师范学院任教教育而外，已不再从事教育试验工作。同年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钦佩他的道德学问，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一九一九年春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学，同年又到我国北京大学和各省讲学约两年，中国思想界和教育界所受外国学者影响的广泛和深远，以杜威为第一人。其后各国很多大学对杜威都有博士学位的赠予。一九二〇年，我国北京大学赠予名誉博士学位；一九二九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一九三〇年，法国巴黎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一九三二年，美国哈佛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一九四六年挪威奥斯楼(Oslo)大学赠予名誉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赠予名誉科学博士学位。此外，杜威并到土耳其、墨西哥、俄国、南非洲等地考察教育，或改良学制。他的哲学家和教育改造者的声誉，广被异国。杜威的教育学说对美国教育界的影响，毋庸赘说，许多人都奉他的教育学说为圭臬；凡进步的教师无不承认他为领袖；全美国的学校几乎都受他的影响。他被尊为“教师的教师”(The teacher of teachers)。杜威毕生从事教育，真有孔子诲人不倦的精神，西人誉为今日的苏格拉底，信非虚语。

杜威学术思想的演变,可从他所著自传式的《从绝对主义到试验主义》一篇论文中得知。杜威于十八岁时(一八七七年),受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生理学》一书的影响,开始对哲学发生兴趣。杜威在未进入约翰霍浦金斯大学之前,其思想已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当时只有二十余岁,由于他对宇宙和人生种种对立的问题,内心感到纳闷,值于此时哲学思潮倾向于黑格尔的理想主义,而黑格尔的学说,使此等对立综合于绝对精神之下,适足以解除杜威内心的不安,于是杜威便接受了黑格尔的学说成为黑格尔主义者,思辨色彩十分浓厚。到他进入约翰霍浦金斯大学,领受了生物学的浸染之后,经验主义的思想,慢慢地进入杜威的思想内。他开始体认到经验是自然中的实在,经验是人类对环境施以作用之后所得的反应;也即经验是来自于人类跟自然环境的交互活动。四十一岁(一九〇〇年),杜威发表《论理思想的几个阶段》一文,开始和黑格尔论理学及形而上学绝缘,四十四岁(一九〇三年),杜威加入实用主义阵营而成为实用主义的继承人,在此后的十年中,他并从心理学、论理学及伦理学方面为皮耳士和詹姆士所倡导的实用主义,严正其方法,充实其内容,扩大其应用范围,而自成一体系^(注五)。著《论理学说研究》,创立工具主义的知识论,遂与早年受影响的黑格尔理想主义作最后的断绝。这是杜威逐渐摆脱、终至抛弃黑格尔主义而发展为实用主义的经过。最后,杜威又在实用主义之中自创试验主义的宗派。

杜威不仅是一位经师,而且是一位人师。他是一位人格伟大而品格高尚的人。胡适之先生称赞杜威先生的人格真可以做我们的模范,他生平不说一句不由衷的话,不说一句没有思索过的话。只此一端,我生平未见第二人可比他^(注六)。吴俊升先生称杜威人格的伟大处在“理智的真诚”,他以为杜威的这种德性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他的言论和思想的一致,以及他的行为和言论的一致。而他注重实践的工夫,尤为许多哲人不可及。这种“理智的真诚”又可在他的哲学和教育学系统中见到,他处处反对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也就是这种德性的实践^(注七)。

杜威不是一位独善其身的人,而是一位兼善天下的人,他极重视

社会活动。他除办理杂志、发表讲演外，并发起或参加许多学术团体的活动。如一八八四年，他和其师穆利斯(Morris)教授共同发起创立密西根大学哲学会(The 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一八八七年参与发起密西根教师会(Michigan School Masters' Club)，并担任副会长。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担任芝加哥大会哲学会会长。一八九九年被选为“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会长。一九一一年被选为美国教育协会(N. E. A)会长，并加入美国哲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为会员。一九一五年，和同事发起“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并被选为第一任会长。他又参加政治团体的活动，如一九二九年担任“美国人民国会游说团”(People's Lobby)团长，并为“独立政治行动同盟”(League for Independent Political Action)总主席。不过，杜威发起或参加学术或政治团体活动，似乎是为了学术的目的，或基于他所抱持的充分实现民主主义的信念，其实，他对政治并无野心，这点可在一九一六年他参加发起纽约市教师联合会(Teachers Union)一事得以证明。该会曾采用杜威的话“教育为民主，民主在教育中”为标语^(注八)。而该会成立不久，当杜威发现它成为某种政治工具而失去教育作用时，他便退出该会^(注九)。

杜威热心，勤朴，诚挚，又注重实行。童年时，他即分担家庭事务和责任，并参与各种农工作业，课余并做过报童。他精力充沛，于工作则孜孜矻矻，丝毫不觉得疲倦。他一生从事于学术的研究，不遗余力，而且老而弥笃。据说，杜威在逝世之前，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神志清明，进行各种设计并草拟数种著作大纲，其好学深思，矢志不移的精神，殊堪钦敬。他的哲学和教育学体系博大精深，其一生著作之丰，所涉方面之广，近代学者罕有其匹。一九四二年，据伊斯特曼(Max Eastman)的统计，杜威已出版的专著有三十六种，论文八百一十五篇，其创造力的丰富，实足惊人。

此外，尚值得一述的是杜威的勇气和正义感。他以七十八岁高龄，曾和罗素、罗曼·罗兰及爱因斯坦等发起援华制日运动。又组织